

宋婺州本三蘇先生文粹

上

〔宋〕蘇洵 蘇軾 蘇轍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婺州本三蘇先生文粹

上

〔宋〕蘇洵 蘇軾 蘇轍 撰

常州大字圖書館
藏書章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宋婺州本三蘇先生文粹 / (宋) 蘇洵, (宋) 蘇軾,
(宋) 蘇轍撰.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5325-8341-6

I. ①宋… II. ①蘇… ②蘇… ③蘇… III. ①蘇洵
(1009-1066)-文集 ②蘇軾(1036-1101)-文集 ③蘇轍
(1039-1112)-文集 IV. ①I214.4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033778 號

ISBN 978-7-5325-8341-6



宋婺州本三蘇先生文粹
(全二冊)

[宋] 蘇 洵 蘇 軾 蘇 轍 撰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江蘇金壇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76.25 插頁 10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5-8341-6

I·3143 定價: 398.00 元

如發生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前言

十二世紀前半葉，金兵破汴，宋室南渡。北宋後期對元祐學術、三蘇文集的數十年禁錮政策消於無形，官方的書籍、檔案管理體系也在戰亂中土崩瓦解，各種難見文獻四散傳播，給出版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和豐富性。於是，南宋境內迅速地形成了幾大出版中心，被後世版本學者推崇備至的浙本、蜀本、建本，幾乎一時登場，而流傳至今或見於記載的，都有關於三蘇的出版物。這使南宋初期在三蘇文獻的出版上呈現出井噴一般的景觀，到宋孝宗乾道九年（一一七三）朝廷追贈蘇軾為太師時，已是「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的地步。上海圖書館所藏的婺州刻本《三蘇先生文粹》，就是當時所刊的善本之一。

從藏書印來看，此婺州刻本在進入上海圖書館之前，曾經三家收藏。「海源殘閣」、「宋存書室」、「東郡宋存書室珍藏」、「東郡楊紹和字彥合藏書之印」、「楊承訓印」、「瀛海僊班」等印，說明它是山東聊城海源閣的舊藏；「幼平珍秘」、「翼盒珍秘」二印，屬於民國初負責為故宮博物院鑒定書畫的朱文鈞（一八八二—一九三七）；而「王文進印」、「晉卿珍藏」二印，則說明它曾屬民國時在北京開設文祿堂書肆的王文進（一八九四—一九六〇）。據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所載，一九四一年底，他正是在文祿堂看到此書：

《三蘇先生文粹》七十卷，宋蘇洵、蘇軾、蘇轍撰。宋婺州吳宅桂堂刊本，版高五寸四分，半面闊三寸

〔一〕《蘇文忠公贈太師制》，載郎暉《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首，《四部叢刊》本。參考孔凡禮《蘇軾年譜》，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第一四四〇頁。

九分，是巾箱本。每半葉十四行，每行二十六字，白口，四周雙闌。版心下魚尾下記字數及刊工姓名，有吳正、劉正、翁彬、何昌等。避宋諱至「慎」字止。字體俊整，鐫工精湛。目後有牌子，文曰：

婺州義烏青口

吳宅桂堂刊行

首葉冠以御制蘇文忠文集敘贊，十一行二十字。第一至十一卷老泉先生，十二至四十三卷東坡先生，四十四至七十卷穎濱先生。卷首鈐有「忠孝」白文葫蘆印，甚古。海源閣舊藏，有楊紹和及宋存書室諸印。（辛巳十二月十三日文祿堂取閱。）〔一〕

傅氏的所有描述，與上圖的藏本一一符合，可知其所見正是此本〔二〕。避宋諱止於「慎」字，則是宋孝宗時期所刻。「字體俊整，鐫工精湛」八字，此本當之無愧。

除《三蘇先生文粹》外，南宋的婺州刻本，現在可以知道的尚有多種，如《歐陽先生文粹》《老泉先生文粹》（十一卷，單行）、《曾南豐先生文粹》，以及《聖宋文選》《文章正宗》《精騎集》等文章選本。這些選本的主要銷售對象，應該是場屋舉子，故選文大致也努力服務於科舉，對各種考試文類如「論」、「策」等收羅得儘量齊全。此種編輯傾向，顯示出與作家個人別集的較大差異。對於作家來說，早年的科舉應試文章未必是得意之作，

〔一〕 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中華書局，二〇〇九年，第一二八二頁。

〔二〕 祝尚書《宋人總集敘錄》（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第八七頁，引用了傅氏著錄後，謂「此本今藏國家圖書館」，誤。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是另一婺州刻本，牌記作「婺州東陽胡倉王宅桂堂刊行」，其中「東陽胡倉王」五字有明顯的挖改痕跡，「中華再造善本」據此影印，名之為「宋婺州吳宅桂堂刻、王宅桂堂修補印本」。

而且貢院答題上交之後，也未必保存文稿在手，所以編輯別集時，很少會全部收入。於是，上述場屋用書由於其在收羅應試文章方面的特殊努力，往往包含了作家的許多集外之文，成為其最重要的文獻價值。《三蘇先生文粹》也不例外，雖是「選本」性質，但其有關科舉的文章篇目，則較多溢出蘇洵《嘉祐集》、蘇軾《東坡集》、蘇轍《樂城集》之外。

現取「策」、「論」二體稍作比對。

卷三十一收入蘇軾五道策：《禹之所以通水之法》《脩廢官舉逸民》《天子六軍之制》《休兵久矣而國用益困》《關隴游民私鑄錢與江淮漕卒為盜之由》，這五篇不見於《東坡集》和《東坡後集》，明人編入《東坡續集》卷九，茅維編入《蘇文忠公全集》卷七，後者就是今人孔凡禮校點《蘇軾文集》（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所用的底本。若是追究這五策的來歷，它們恐怕就是由《文粹》的編者最初搜羅到的蘇軾集外之文。孔凡禮又據《休兵久矣而國用益困》篇中有「自寶元以來，賦斂日繁，雖休兵十有餘年」等語，計其歲時，推斷此五篇是嘉祐二年（一〇五七）省試的對策^{〔一〕}。這個推斷應該是不錯的，可以從《文粹》本身得到的旁證是，第六十五卷收蘇轍的八篇策，前五篇的標題與此相同。二蘇於同年進士及第，所以纔會有相同的省試對策。比對蘇轍自編的《樂城集》，這五策加上另外的三篇，整卷八篇文章都未收入，而且今人校點出版的《樂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蘇轍集》（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乃至《全宋文》的蘇轍部分，都漏輯這八篇佚文。可見《文粹》編者努力的成果，尚未完全被今天的學界所吸收。

進一步研究蘇氏兄弟的省試對策，我們還能發現更有趣的線索。歐陽修《居士集》卷四十八有《南省試進士策問三首》，其第一首云：

〔一〕孔凡禮《蘇軾年譜》第五二頁。

問：昔者禹治洪水，奠山川……夫禹所以通治水之法如此者，必又得其要，願悉陳之無隱。^{〔一〕}

對照之下，不難看出，二蘇五策中的第一道《禹之所以通水之法》，就是回答歐陽修的這一首策問的。歐公是嘉祐二年省試的主考官，第一道策由他命題，自是理所當然（其餘四道應是別的考官所命題）。那麼，同樣是在嘉祐二年通過省試的曾鞏，情況又如何呢？《元豐類稿》中同樣沒有這些對策，但今人校點的《曾鞏集》，卻從現存金刻本《南豐曾子固先生集》輯得不少佚文，其中有《黃河》一篇，實際上也是在回答歐陽修的這首策問，與二蘇《禹之所以通水之法》相同。另外還有《財用》篇，細讀文字，可發現其與二蘇《休兵久矣而國用益困》也是相同策問的對策；還有《兵乘》篇，相當於二蘇《天子六軍之制》；《廢官》篇，相當於二蘇的《修廢官舉逸民》，都可以無疑^{〔二〕}。五策之中，金刻本實際上保存了曾鞏的四策，篇題不同，是因為這些對策原本並無標題，都是編者搜集刊刻之時纔加上去的。相比之下，《三蘇先生文粹》所擬的篇題更為妥當，而曾鞏的這四篇，從金刻本的編者到今天的輯佚校點者，都未意識到它們是曾鞏的省試策。如果沒有《文粹》所錄二蘇的策文可資比對，我們很難看出曾文的這種性質。

接下來的問題是，婺刻本、金刻本的編者從哪裡得到蘇、曾的這些集外文章？蘇軾的學生李廌在筆記《師友談記》中曾云，嘉祐二年的考官之一王珪，收藏了蘇軾的「論與策二卷稿本」，到王珪兒子之時，「論卷竊

〔一〕 洪本健校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第一一九七頁。

〔二〕 《南豐曾子固先生集》第九、十卷為「雜議」十篇，《財用》《兵乘》在卷九，《廢官》《黃河》在卷十，見《曾鞏集》，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第七四六頁、七五二頁、七五三頁。常見的策問，二首之中包含幾個問題，而對策則隨問作答，所以根據文中相近文字和陳述的順序，可作如上判斷。

爲道人梁冲所得，今所存唯策稿爾」^{〔一〕}。這裡指示了科舉程文流傳的一種可能的途徑，就是從與貢院相關的人員那裡傳出稿本。當然，蘇、曾二家自己保存了稿本，雖未編入別集，卻被子孫傳出，這也不無可能。不過，從曾鞏各篇的標題都不夠妥當的情況來看，估計他本人和家屬並未經手。我們可以猜測稿本流傳的各種途徑，但其正本，即提交給貢院而保存在政府的科舉檔案中的正式文本，因爲兩宋之交檔案管理體系的崩潰而四散流出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這個問題還可以繼續研究。

《文粹》卷十六爲蘇軾《三傳十事》，是關於《春秋》三傳之文義的十篇解答，也不見於《東坡集》，明人編入《東坡續集》卷九，今見《蘇軾文集》卷六。這十篇又見宋刊本《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三，題爲《南省講三傳十事》，郎晔在題下注云：「仁宗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修考試禮部，既置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即此十事。」^{〔二〕}可見它們也是蘇軾的科舉之文。接下來，《文粹》卷十七爲蘇軾的《尚書解》十篇，《論語解》二篇，和《孟子解》一篇，這些文章連《東坡續集》也不收，在茅維編入《蘇文忠公全集》之前，可以說是《文粹》所特有的，文章的性質也很像科舉的程文。《文粹》在搜羅三蘇有關科舉的文字方面，可謂竭盡全力。還應該提到的是，嘉祐二年省試的「論」，即《刑賞忠厚之至論》，二蘇雖都收入了別集，但曾鞏《元豐類稿》並不收入，《曾鞏集》從金刻本輯得的《刑賞論》^{〔三〕}，實際上就是這篇程文。

說到「論」，《三蘇先生文粹》所收比「策」更多。雖然這些「論」基本上都被今人所掌握，目前看來已經並無「佚文」可輯，但還是有幾點值得注意。

一是《文粹》編輯三蘇的「論」，都從有關儒家經典的「論」開頭，卷一爲蘇洵的《易》《禮》《樂》《詩》《書》《春

〔一〕 李廌《師友談記》：「王豐甫言郇公得東坡進士舉論策稿」條，孔凡禮點校本，中華書局，二〇〇二年，第二四頁。

〔二〕 郎晔《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三，《四部叢刊》本。

〔三〕 見《曾鞏集》第七五九頁。

秋》諸論，卷十二爲蘇軾的《易》《書》《詩》《禮》《春秋》五經論，卷四十四爲蘇轍的《易說》三首、《詩論》《洪範五事說》與《春秋論》。這樣的編輯方針當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因此也產生了問題，就是列在蘇軾名下的「五經論」，實際上乃蘇轍之文，由蘇轍本人編入了《樂城應詔集》，是嘉祐六年他參加「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考試前按規定上交朝廷的五十篇策論，即所謂「賢良進卷」的組成部分，其著作權屬於蘇轍，應該毫無疑問^{〔一〕}。也許正因爲蘇軾沒有關於五經的「論」，而蘇轍另外還有同類文章，所以《文粹》的編者將這一組「五經論」割屬到蘇軾名下了。由此帶來的後果是，明人編《蘇文忠公全集》照收五經論，延誤到今人校點的《蘇軾文集》，使五經論的歸屬問題引起了學術爭論^{〔二〕}。而在蘇轍失去了五經論後，《文粹》編者另外爲他找來的《詩論》《春秋論》二文，卻並不見於《樂城集》，此文又見於東京內閣文庫所藏南宋麻沙本《類編增廣穎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十七，可能是蘇轍晚年指點諸孫讀書時所作模擬程試之文，因爲他另外寫了《詩集傳》《春秋集解》兩部專著詳論二文中提到的觀點，所以沒有將這二文收入自編的《樂城集》。此麻沙本在國內並無收藏，而《文粹》則在明代屢被翻刻，估計明人從《文粹》獲讀蘇轍二文，後來還選入了《唐宋八大家文鈔》這樣傳播廣泛的選本，致使今人又從《唐宋八大家文鈔》輯出蘇轍的這一篇「佚文」^{〔三〕}。

二是《文粹》卷四收入了蘇洵的《辨奸論》，也爲傳世的十五卷本《嘉祐集》（如《四部叢刊》所收影宋本）中所無。此文的真偽問題，至今仍是學術上的疑案。《文粹》的值得關注處，在於其《辨奸論》的題下有一段話：

〔一〕蘇軾也於同年參加「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考試，也上交了「賢良進卷」，即七集本中的《應詔集》，五十篇策論全，而不包括「五經論」。參考朱剛《北宋賢良進卷考論》，《中華文史論叢》第九三期，二〇〇九年三月。

〔二〕顧永新《二蘇「五經論」歸屬考》，《文獻》季刊二〇〇五年第四期；劉倩《二蘇「五經論」歸屬再考證》，《洛陽師範學院學報》二〇一〇年第四期。

〔三〕舒大剛、李冬梅《蘇轍佚文二篇：〈詩說〉〈春秋說〉輯考》，《文學遺產》二〇〇四年第一期。稍後，顧永新《蘇轍佚文兩篇疏證》對此二文在南宋以來諸多刊本中的載錄情況作了清理，《江西社會科學》二〇〇四年第七期。

張文定公撰老蘇先生墓表云，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爲幾於聖人。歐陽修亦善之，勸先生與之游，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往吊，先生獨不往，作《辨奸》一篇，其文曰。

這段話依據的是張方平《樂全集》卷三十九《文安先生墓表》，「其文曰」的後面便是《辨奸論》全文。這說明，《文粹》的編者是從《墓表》轉錄了《辨奸論》，而不是直接錄自蘇洵的某個文集。兩宋之交的葉夢得《避暑錄話》曾記：

《辨奸》久不出，元豐間，子由從安道辟南京，請爲明允《墓表》，特全載之。蘇氏亦不入石，比年少傳於世。^{〔一〕}

似乎葉氏也把《墓表》視爲《辨奸論》的文本來源。這一情況當然不能成爲判斷其真偽的依據，但《文粹》的文本形態至少可以證明葉夢得所記接近事實，就是宋人多從張方平《墓表》而得蘇洵《辨奸論》一文。

三是《文粹》編排「論」文的順序，也很有特色。以卷二十至二十三所錄蘇軾的一系列以歷史人物爲題的「論」爲例，總共三十六篇，有二十篇來自蘇軾早年的「賢良進卷」，見七集本之《應詔集》，也見郎晔《經進東坡

〔一〕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文集事略》卷五至卷八「進論」部分；另外十六篇則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十二至卷十四「論」的部分，郎曄有注云：「自此以下十六篇，謂之『志林』，亦謂之『海外論』。」^{〔一〕}這是蘇軾晚年在海南島寫成的。郎曄將蘇軾不同時期的兩組作品分開編集，而《文粹》卻將它們交錯混編，如下表：

《三蘇先生文粹》卷二十至二十三	進論（據《應詔集》）	海外論（據《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蘇軾文集》
《武王》		卷十二《武王論》	卷五《論武王》
《平王》		卷十二《平王論》	卷五《論周東遷》
《秦一》		卷十四《始皇論上》	卷五《論秦》
《秦二》		卷十四《始皇論中》	卷五《論封建》
《始皇一》		卷十四《始皇論下》	卷五《論始皇漢宣李斯》
《始皇二》	卷七《秦始皇帝論》		卷三《秦始皇帝論》
《漢高帝》	卷七《漢高帝論》		卷三《漢高帝論》
《魏武帝》	卷七《魏武帝論》		卷三《魏武帝論》
《魯隱公一》		卷十二《隱公論上》	卷五《論魯隱公》
《魯隱公二》		卷十二《隱公論下》	卷五《論魯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
《宋襄公》		卷十二《宋襄公論》	卷三《宋襄公論》

〔一〕郎曄《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十二總題「論」下注文，《四部叢刊》本。

《三蘇先生文粹》卷二十至二十三	進論(據《應詔集》)	海外論(據《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蘇軾文集》
《伊尹》	卷七《伊尹論》		卷三《伊尹論》
《周公》	卷七《周公論》		卷三《周公論》
《戰國任俠》		卷十四《六國論》	卷五《論養士》
《管仲一》		卷十三《管仲論》	卷五《論管仲》
《管仲二》	卷八《管仲論》		卷三《管仲論》
《范文子》		卷十三《士燮論》	卷三《士燮論》
《伍子胥》		卷十三《子胥論》	卷五《論伍子胥》
《范蠡》		卷十三《范蠡論》	卷五《論范蠡》
《商君》		卷十四《商鞅論》	卷五《論商鞅》
《樂毅》	卷九《樂毅論》		卷四《樂毅論》
《孫武一》	卷八《孫武論上》		卷三《孫武論上》
《孫武二》	卷八《孫武論下》		卷三《孫武論下》
《范增》		卷十四《范增論》	卷五《論項羽范增》
《留侯》	卷九《留侯論》		卷四《留侯論》
《賈誼》	卷九《賈誼論》		卷四《賈誼論》
《晁錯》	卷十《晁錯論》		卷四《晁錯論》

(續表)

《三蘇先生文粹》卷二十至二十三	進論(據《應詔集》)	海外論(據《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蘇軾文集》
《霍光》	卷十《霍光論》		卷四《霍光論》
《諸葛亮》	卷十《諸葛亮論》		卷四《諸葛亮論》
《孔子》		卷十三《孔子論》	卷五《論孔子》
《子思》	卷八《子思論》		卷三《子思論》
《孟軻》	卷八《孟軻論》		卷三《孟子論》
《荀卿》	卷九《荀卿論》		卷四《荀卿論》
《揚雄》	卷十《揚雄論》		卷四《揚雄論》
《韓愈》	卷十《韓愈論》		卷四《韓愈論》
《韓非》	卷九《韓非論》		卷四《韓非論》

看來,《文粹》的編者根據這些「論」所涉人物的時代和身份,自己排列了一個順序,所以不但將兩組文章混編,偶爾還改動其標題。這種編法,對今天被廣泛使用的《蘇軾文集》也產生一些影響,如上表所示,大部分「海外論」見《蘇軾文集》卷五,「進論」則見於卷三、卷四,但原屬「海外論」的《宋襄公論》與《士燮論》(《文粹》題為《范文子》),卻被插在原屬「進論」的系列裡。

混編情況更爲複雜的是蘇轍有關歷史的「論」。蘇轍早年的「賢良進卷」中也有一批進論是史論,見《樂城應詔集》;而晚年又寫作《歷代論》四十五篇,見《樂城後集》卷七至卷十一;另外他還著有《古史》一書,用紀傳體寫秦代以前的史事,裡面有不少論贊,也被後人析出,加個標題,視爲單篇史論。這樣,蘇轍的此類文章

就有三組。檢麻沙本《類編增廣穎濱先生大全文集》，其卷六十二為「古史帝紀論」，卷六十三為「古史世家論」，卷六十四以下為「古史列傳論」，這些是從《古史》析出的論贊；卷八十一、八十二「人君論」，卷八十三、八十四「人臣論」和卷八十五「雜論」的一部分，都來自《歷代論》。雖然按照分類對具體篇目加以重新排序，但《古史》論贊與《歷代論》兩組文章還是分別編輯的。因這部麻沙本有殘缺，我們在其中找不到進論中的史論，但大抵可以推測，它們不會與前兩組相混。然而，《文粹》卻將這三組文章全部打散，按所論時代順序交錯混編，僅舉《文粹》卷四十八的七篇「論」為例：

《三蘇先生文粹》卷四十八「論」		來 源
《堯》		《古史》卷二《五帝本紀》
《堯舜》		《樂城後集》卷七《歷代論·堯舜》
《舜》		《古史》卷二《五帝本紀》
《夏》		《樂城應詔集》卷一《夏論》
《商》		《樂城應詔集》卷一《商論》
《三宗》		《樂城後集》卷七《歷代論·三宗》
《周》		《樂城應詔集》卷一《周論》

《文粹》從卷四十八至卷五十七，收錄蘇轍的史論整整十卷，都是以這樣的方式編集的。對於南宋的應考舉子來說，這樣的文本等於按時代順序彙編了蘇轍的有關議論，方便其參考採擇，可以說非常符合市場的需要。

除了「論」與「策」之外，《文粹》還收入了三蘇的奏議、書、記、序等其他各體文章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比較全面地展現了三蘇文章的成就。而如卷三十九至卷四十一蘇軾的《邇英進讀》、評史、雜說之類，則是篇幅

比較短小的「小品文」，其數量不少，且也爲《東坡集》《東坡後集》所未收，若要一一追索它們的來源，其難度將比上文所述的「策」、「論」更大。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進一步作具體的研究。

在中國文學史上，三蘇的文章無疑是「古文」的經典，除文章本身的價值外，這種經典以何種形態被歷代傳習，也是值得研究和思考的課題。可以說，《三蘇先生文粹》的編者以服務於科舉爲目的，塑造了「三蘇文」的一種形態，而呼應了南宋場屋舉子的需要。一方面，由於《文粹》在有關科舉之文的搜集上幾乎竭盡全力，其成果非常出色，故能爲我們提供三蘇的許多集外文章；另一方面，也由於這麼多集外文的加入，且跟三蘇別集原有之文混編，就有可能塑造出新的文集形態。在今人整理校點的三蘇文集中，蘇洵、蘇轍的文集是以原來的《嘉祐集》《樂城集》爲底本而另附輯佚的集外文，所以整體形態變動較小，但影響最大的《蘇軾文集》，則以吸收包括《文粹》在內的各種資料所提供的集外文後重新編纂的《蘇文忠公全集》爲底本，故《文粹》所有的集外文及其編排特點，乃至有些文章的標題、文本中的異文等，都對現今通行的文集形態起到了塑造的作用。這是我們研讀《文粹》的另一種意義所在。

承蒙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美意，影印出版南宋婺州刻本《三蘇先生文粹》，以供蘇文愛好者研讀之需，並命我在卷首略綴數語，故翻檢一遍，誌所得於上，呈請廣大讀者指教。



御製文忠蘇公文集叙跋



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節立天下之大節
非其氣足以高天下者未必能爲孔子曰臨大節而
不可奪君子人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直
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蓋存之於身謂之氣見
之於事謂之節節也氣也合而言之道也以是成文
剛而無餒故能參天地之化閱盛衰之運不然雕蟲
篆刻童子之事烏可以論一代之文章哉故贈太師
文忠蘇公忠言讜論立朝大節廷臣無出其右負其
豪氣意在行其所學放浪嶺海文不少衰力幹造化
元氣淋漓可喜可愕有感於中寓之於文雄視百代

自作一家渾涵光芒至是大成矣朕萬幾餘暇紬繹
詩書它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於軾所著讀
之終日亹亹忘倦常寘左右以為矜式信可謂文章
之宗也歟乃作贊曰

維古文章言必已出綴詞緝句文之蝨賊手抉雲漢
幹旋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為之猗嗟若人冠冕百代
忠言讜論不顧身害凜凜大節見於立朝放蕩嶺海
侶於漢樵歲晚歸來其文益偉波瀾老成無所附驥
昭晰無疑優游有餘跨唐越漢自我師模賈馬豪奇
韓柳雅健前哲典刑未足多羨敢想高風恨不同時
掩卷三嘆播以聲詩